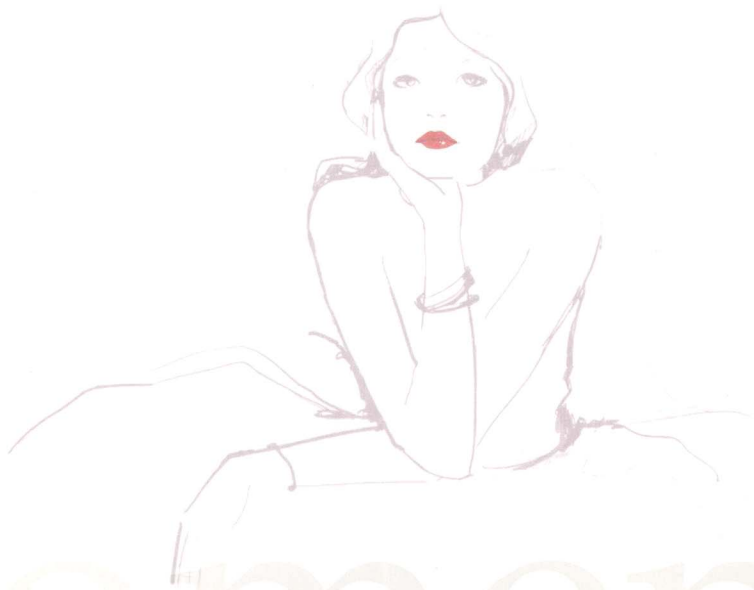




women

后女性主义社会理论下的 女性美容手术研究

董金平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013055159

后女性主义社会理论下的
女性美容手术研究

董金平 著

R62
06



R62
06



北航

C1663413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女性主义社会理论下的女性美容手术研究 / 董金平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305-10958-4

I. ①后… II. ①董… III. ①女性—美容术—社会心理学—研究 IV. ①R622 ②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408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后女性主义社会理论下的女性美容手术研究
著 者 董金平
责任编辑 潘琳宁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8.875 字数 235 千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0958-4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内容摘要

美容手术，一个今天给我们许下美丽诺言的神话，一个尚未完全开启的潘多拉的盒子，一个全新的肉身的巴别塔。这一切，迫切需要我们

从美容手术的世俗基础上予以反思。因为美容手术已经将自己浸润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将自己演化为一种新的美丽普罗克鲁斯忒斯之床，她通过技术的手段，将人们彼此的差异、原先自然的多样性，转化为一种同质性的“美”。至此，通过美容手术，人的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才被纳入到现代性的机器的运转之中，这种运转不仅仅是父权制下男性目光对女性身体的直接侵袭，也是现代性的理性对女性的监控，女性在这种运作体制下，完全变成了一种异在，一种纯粹被改造的他者，或者简而言之，没有经过这种美丽技术考量的女性身体已经被完全排斥了，社会将美容手术及其广告宣传等话语形态凌厉地建构在女性身上。

不过，我们并不需要如此悲观，因为，在这种看似密不透风的美丽意识形态之网中，实际上仍然为我们保留了突破其侵蚀的可能性。德勒兹和迦塔里的生成理论、福柯晚年在《性史》中阐述的自我技术、莱迪斯·巴特勒从后结构主义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出发提出的操演理论，以及作为后人学的代表人物当娜·哈拉维的合成人分析，为我们破解美容的意识形态和技术性囚笼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本书对女性美容手术的研究并不是去重蹈那些女性主义对美容手术的传统批判的覆

辙,毕竟,美容手术作为一种现实性的社会现象已经沁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剥离和剔除其影响势难可能,毕竟我们已经无法返回到那个前技术状态的自然花园。因此,本研究在引入四种理论工具之后,首先用这些工具剖析了西方女性主义语境中一些典型的美容手术研究著作,如最早从女性主义角度对美容手术进行批评的娜奥米·伍尔芙、在对美容手术问题上表现出最激进姿态的卡萨琳·摩根,还有进行温和型女性主义批评的凯茜·戴维和苏珊·波尔多等对美容手术的分析。在分析中,本研究更重视从莱迪斯·巴特勒和哈拉维的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剖析这些女性主义批判的话语,尤其是避免去遭遇美容手术的女性主义研究中经常出现的自然—人工和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问题。在这种模式下,美容手术那种曾经拥有着坚硬外壳的女性范畴的坚实性被后女性主义的观念打破了,美容手术已经不是纯粹的女性—男性的二元对立,而是可以从一个更开放的女性话语场域中来进行思索的问题。

在摒弃了传统的男性—女性二元系统的话语分析体系之后,我们需要将目光对准让美容手术得以顺利运作的两种话语体系,这两种话语体系都在美容手术的社会性扩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是美容手术广告话语,二是美容手术的技术性话语。这两类话语,尤其是前者,绝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公正而客观,无论是广告还是技术性话语,都凝聚了父权制意识形态和消费文化等对女性身体的规制性效果,而这些话语对女性灵魂的直接穿透是美容手术穿透女性身体的前提。而到如今,广告话语和技术性话语已经成熟到如此程度,即身处于其话语体系中的每一个女人,都无法抗拒其魔力,即便是那些对美容手术中的风险和父权宰制性有着明确认识的女性也不能例外。或者说,在这两种话语面前,女性要么变成温顺的羔羊,要么成为一种新的犬儒。因此,要破除这个由“美貌神话”构筑起来的意识形态的结界,就必须用后

女性主义的理论工具对这两种被施咒的话语进行祛魅。

最后,也是作为美容手术的社会学分析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对象,即美容手术的受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受众身上存在着二重性,一方面她们似乎是主动地作为主体选择了美容手术,另一方面,她们又是在一个更大的父权制“美貌神话”之下的被动的行为者,她们实质上被掏空了内在性。于是,在研究中,我们必须看到存在于具体案例上的两难:一方面,她们如同提线木偶般地被市场中的美容消费体制玩弄于股掌之间,另一方面,她们也有可能在对美容手术的献祭中让自身涅槃,最终羽化为自身的自我意识。

当然,尽管参与美容手术的个体在强大的以父权制和消费文化等为基础的美容意识形态面前似乎渺小得无力与之对抗,但是,美容手术也为女性留下了一个挣脱的豁口,不过这个豁口通向的不是那个被女性主义的话语所美化了的对“自然”的崇拜,而是一种新人类的可能性,即当娜·哈拉维笔下的合成人的路径。合成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抵消刻板化的女性美丽形象造成的平庸性,或许,有人会像文中提到的奥尔兰一样,将自己的身体通过美容手术作为一种创造可能性的武器,让女性和身体在无限的可能中延伸下去。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美容手术——天使与魔鬼并存	2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内容	8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45
第二章 女性美容整形现象分析的社会理论基础	57
第一节 德勒兹与迦塔里的生成论	57
第二节 福柯的自我技术	67
第三节 茱迪斯·巴特勒的操演理论	81
第四节 当娜·哈拉维的合成人分析	91
第三章 女性主义社会理论视角及其局限	101
第一节 激进型女性主义视角与美容手术	103
第二节 温和型女性主义视角与美容手术	123
第四章 美容手术广告的话语和视觉分析	140
第一节 美容手术广告的话语分析	143
第二节 美容手术广告的视觉分析	159
第五章 美容手术技术话语分析	174
第一节 技术话语与专家霸权	175

第二节 美容手术的技术性风险	192
第三节 技术与美学:美容手术技术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205
第六章 美容手术个案分析	214
第一节 绚丽光环下的女性身体	214
第二节 美容手术与普通女性	228
第七章 作为权力和自我生产的身体	239
参考文献	258

/ 第一章 /

绪 论

一个女孩，因体形不佳失去爱情，但她要勇敢找回的，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完美未来——武汉一美容手术广告如是说

这句简单的广告词，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诱人的许诺，而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陈述，它告诉我们的仅仅是一个“事实”，即一个女孩因为身体的缘故，失去了与她亲密的伴侣双宿双飞梦想，由于那个沉重而笨拙的身体，她已经无法成为他人的比翼鸟，无法成为他人的连理枝。这个时候，这个女孩需要的不是退缩，不是一个人躲在一个阴暗潮湿的角落里以泪洗面，而是勇敢地做出选择，选择一个真正属于她自己的未来，而且这个未来是完美的。在整个陈述中，完全没有涉及广告的核心话语——美容整形，但是其中隐喻的指向却是一清二楚的，女孩失去爱情的原因是身体——那个不堪的“体形不佳”，那么在逻辑上，我们很自然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她如若要真正找到那个属于她自己的完美未来，唯一的途径就是去改变那个“体形不佳”的身体，而谁又能帮助她实现改变身体的梦想呢？美容手术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整个话语中，我们还略略品味到一个更深层的逻辑——美容手术不仅锻造了新的完美的女性身体，更重要的是，美容手术也锻造了一个女性的美好梦想，聪明的美容手术广告的策划者直接在“美容整形手术”与“女性成功

的美好未来”之间画上了等号。于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了拥有一个可以征服一切的身体,许多女性不顾巨大的痛苦,对美容手术趋之若鹜,美容手术的时代来临了。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美容手术——天使与魔鬼并存

的确,在不经意间,各式各样的美容整形医院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的各个城市生根开花,从上海到成都,从哈尔滨到海口,从泱泱国都到那些逐渐富裕起来的县城,我们到处都可以找到美容整形医院的身影。不仅这些以整形和美容手术为专业的美容整形医院乐于在这个新生的行当里赚个金银满钵,而且那些三甲的大医院也毫不吝啬自己的场地和金钱,专门设置一个美容整形的专科,试图从中分得一杯羹,甚至那些原来只是提供按摩和护肤等服务的小型美容院,也纷纷打出美容整形的旗号,进行一些小型的美容手术。

除了做美容手术的医院和诊所大量出现之外,与之相伴随的是大量的美容手术的广告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我们步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还是乘坐的士或公共汽车,或者阅读报纸、翻阅杂志、打开电视,我们总是能够与各种各样的美容手术的广告不期而遇。这些广告的类型无所不包,从纯文字到图文并茂,再到视频影像。这些广告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美容手术已经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也不得不与一个弥散着各类美容广告的世界一起存在。

当然,美容手术医院和广告的大量出现,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美容手术已经成为今天的女性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之一,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刚刚步入社会的白领,无论是家庭主妇还是天天抛头露面的模特儿,当她们三五成群在一起聊天时,美容手术已经成为她们茶余饭后自然而然的谈资。她们谈论的话题从简单的除痣、祛斑、美白、割双眼

皮,到抽脂减肥、隆胸,甚至是打磨一个完全异样的脸型。她们羡慕张柏芝的面庞、林志玲的身材、玛丽莲·梦露的胸部,所有这些,已经成为她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她们之中,只有一部分人会选择去美容整形医院进行这样的手术。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美容手术,或者说整形外科手术,已经成为一个很“正常”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在 21 世纪的前 10 年,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容手术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但同时又略带些禁忌的话语。记得在 21 世纪之初,许多韩国电视剧的引入,无疑成为为美容手术在中国的流行推波助澜的一个重要因素。当那些年轻的少女、忙碌了一天的白领和家庭主妇,晚上安顿下来,可以安静地在电视机前看一些带有滥情色彩的韩剧时,她们除了被那种模式化的爱情剧情所吸引之外,更令她们着迷的是那些女性韩星们骄人的容貌和身材。很快,在今天中国的日常话语之中,“韩国”和“美容整形”手术被画上了等号,对于那些最先抢占美容手术市场的医院来说,打“韩国牌”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在这种诱惑下,中国的美容手术市场揭开了大幕。

当然,我们无须为中国新兴的美容手术市场而欢呼,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应该更关心的问题是,对于今天的中国,美容手术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说,美容手术为今天的中国女性带来的是解放还是一种新的桎梏?而美容手术对于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毕竟,除了那些本身就将自己的目的锁定在通过手术来改变女性身体,并借此来为自己赚得大量财富的商人之外,我们需要更深刻地思考一些问题。美容手术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商业资本对女性身体进一步压榨的结果,也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父权制社会形式对女性统治的全新的形式,因为实际上在这样的话语之下,或者说,对那种从所谓的“左翼”观点来

对美容手术进行无情批评的人来说,许多谈论美容手术甚至直接体验美容手术的女性,并不是对美容手术的风险和痛苦一无所知,甚至她们也可能像那些女性主义理论家一样,将美容手术看做是对女性身体的一种统治和规训的手段(在作者的访谈中,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并不鲜见),但恰恰是这种在思想上带有明显觉悟的女性,却坚持去承受充满着谎言和痛苦的美容手术,这样的悖论对社会理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的确,在中国,随着美容手术的出现,对美容手术的研究并不是理论上的阙如。相反,有关美容手术的研究的论文和专著越来越多。但是这些研究,无论其采用什么样的理论假设,或者站在何种立场上,都有一个共性,即将美容手术看成一种纯粹的女性研究,或者说,美容手术的研究,被当成一种只能从女性主义的洞见中开展的研究。可以肯定,中国的美容手术研究(当然也包括绝大多数国外的美容手术研究)基本上都是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进行的,很少有人从外在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这样,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路径成了一种单向度的管道,即女性主义毫不例外地对美容手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谴责,许多女性主义的研究者,用最尖酸刻薄的语言,将美容手术看成是毒化和奴役女性的新的洪水猛兽,她们所需要做的是用她们那犀利的笔锋,将这个新生的资本主义的怪胎扼杀在摇篮之中。但是,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容手术并没有因为女性主义者的大加挞伐,而显得有丝毫退缩,相反,那些美容手术医院的生意在中国做得越来越红火,也有越来越多的、被她们称为被意识形态询唤了的女性,如中了魔咒一般,一个接着一个将自己的钞票和身体托付给那些所谓的穿着白色外套的“恶魔”手中。

这或许是美容手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隐喻——魔鬼。魔鬼的厉害之处在于,它并不是扮演着直接消灭人的肉体或灵魂的角色,相反,

它设下了一个魔障,如那些诡异的玄幻小说中的结界一样,一旦处于这个结界之中,女人就变得如同操线木偶一般,任由资本和男性来鱼肉。美容手术,对于女性主义的话语而言,完全是一个披着美丽外衣的画皮,它赋予了女性一种外表上的幻想,但从内部掏空了女性的所有内容。在美容手术的时代,女性不是获得了解放,而是从地位上进一步沦落了,她们已经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美容手术的巨大能指下,永世不得翻身。那些饱受父权制社会男根能指欺凌的女人身上不得不承载另一个巨大的重负,这个重负就是女性不得不肢解自己的身体,从血淋淋的手术刀中成为那个能指的附庸。

可以说,当今中国女性主义话语对美容手术批评(准确来说,对美容手术批评的不仅仅是女性主义者,也包含一些左翼倾向的文化批评研究者,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汪民安,他从所谓的“身体的文化政治学”^①角度对美容手术进行了批判),将美容手术直接置于女性乃至所有身体的对立面,她们那些酣畅淋漓的批判的刀锋似乎已经将美容手术剥刮得体无完肤。但是真正的问题是,这种自我同美容手术完全隔绝的批判,是否让这些女性主义者(或者可以称呼为“女性主义身体的卫道士”们)真正理解了美容手术在社会实际层面的含义,而不是纯粹作为她们在理论意淫中的那个索然无味的理论标的物?如果仅仅是从一种理论上的二分式想象(如男性与女性,资产者与无产者)来简单地构架作为社会现象的美容手术,这种批评又是否具有合理性?

相对于女性主义者们的义愤填膺,我们也必须同时注意到,另外一些媒体人,包括那些美容手术的受众,甚至那些没有参与美容手术的女性,她们会以迥异的方式来看待美容手术。当然,对于普通女性而言,她们对于美容手术的观点很难用统一的观念来表述,但是,在访谈和调

① 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查中,包括在国外一些杂志和书籍中所叙述的美容手术的案例中,女性并不纯粹是作为美容手术的受难者出现的,正如凯瑟·戴维(Kathy Davis)在她的那本著名的评论美容手术的著作——《重塑女体:美容手术的两难》一书中,她在访谈了大量的美容手术案例之后,得出结论说:“女性并不是美容手术的冤大头。”^①当我们面对具体的女性个体,而不是成天坐在书斋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时,我们会发现,这些女性,尤其是上了点年纪的女性,会将美容手术看作她们获得青春的法宝,美容手术的确为那些成功完成手术的受众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她们的生活中的一切都被手术所改变。在翁虹主演的香港影片《整容》中,翁虹所饰演的酒店女招待为了成就一个明星式的生活,选择了到医院做美容手术,在经过一整套美容手术后(包括割双眼皮、隆鼻、隆胸、抽脂等,这些具体的手术镜头在影片中全部被表现出来了),女招待成功地变成了一个广告女星,并从此踏入了娱乐圈,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除此之外,她抛弃了事业的一无所成,抛弃了整天和她一样在酒店里唯唯诺诺的男朋友,而结识了广告业大鳄的公子,从而成功步入豪门,过起了贵妇的生活(影片在剧情上为了强调平衡,最后安排了一次车祸,让翁虹主演的女主角受到了“惩罚”,但是,抛开这个从剧情角度考虑的“惩罚”,那个女招待的人生正是今天的许多中国女性所艳羡的)。而这一切,全部缘起于那次美容手术,在《整容》这个影片的叙事中(影片中女主角的“惩罚”是道德性的,即背弃了原来和她相濡以沫的男友而选择了豪门生活,这种“惩罚”与美容本身的社会学是没有关联的,而且影片中的车祸,我们只能看成是一种偶然性的现象,而不是美容手术带来的必然性的社会结果)。美容为女性带来的是成功和成就梦想的希望,

① 凯茜·戴维:《重塑女体:美容手术的两难》,张君玫译,台北:远流图书公司,1997年,第90页。

是她们步入天国的那块不可或缺的垫脚石。在这些女性的心目中,与其说美容手术是邪念的恶魔,不如说是长着翅膀的天使,它将最美的梦境赋予了那些沉溺于玫瑰色梦想中的女性。(此处还有一部韩国电影《重磅美女》,也明显体现了这样一个过程。)

或许,正是这种充满着张力和矛盾的双重形象,构成了美容手术在中国今天社会中的独特根基。当美容手术作为一种无法否定的社会现象出现在我们身边时,它同时遭受了严厉的批判和艳羡的追捧。从理论研究中,尤其是那些女性主义的研究中,美容手术被妖魔化,它成为腐蚀女性心灵与肉体的新的毒药,而对于那些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的普通的女性,尤其是那些感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无法抵御那个逐渐衰老的身体的女性(也包括那些对自己身体的某些“先天性”缺陷^①感到不满的女性)来说,美容手术带给她们的是一种梦想,一种真正身体上的解脱。

因此,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尤其是从社会的事实性层面出发的研究,我们更需要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告诫,在“价值中立”的态度中,小心翼翼地社会事实性的丛林中穿梭,避免因为一孔之见而作出片面的判断,或者因为自己的价值判断而误导了对社会事实的观察。尽管,从诠释学角度上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真正从一个完全中立的外部来对社会事实进行评价,或者说我们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社会事实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在事实的丛林中穿梭时,亦步亦趋,不要在价值的层面上发生跳跃。

故而对美容手术的社会学研究,必须摆脱那种从单一化的角度来研究的态度,在社会事实性的层面上,我们既不能像愤愤不平的女性主

① 必须指出的是,这里使用的“先天性”缺陷被打上了引号,意思在于说明,这些缺陷本身并不是自然产生的,与身体的先天残缺(如残疾、异形等)不同,而是一种在文化建构上形成的一种“残缺”(如肥胖、平胸、塌鼻子,等等)。

义者那样对美容手术带有天生的敌意来置其于死地,当然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坐在庸庸碌碌的资本或民粹的平台上,用自己的甜美的声音来咏唱一曲美容手术的颂歌。这两种立场看似对立,实际上是犯了同一个错误,即从单纯的价值判断,或者从简单的立场角度来对待美容手术这个事实。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先入为主的价值空见,阻碍了我们正常地观察作为社会现象和事实的美容手术,于是,在这种关于美容手术的论辩中,要么是一味地对美容手术的大拒绝,要么是选择按照美容手术的规则,与之同流。这两种态度都不是真正的批判性的态度。当她们作出结论时,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即美容手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又如何对社会的流变性构成产生其影响的,对于女性而言,这种影响对于其社会性而言,具体体现是什么,仍在那里没有被触动。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前述两种态度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如今我们需要冷却那种拒绝或颂扬美容手术的激情态度,通过一个冷静的观察找到整个社会构成中的美容手术的这个节点的意义。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社会学上给予美容手术一个相对公平的评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让女性适当地面对美容手术的方式和态度。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内容

一、作为社会现象的美容手术

为了从社会理论研究上厘清研究对象,我们必须在这里强调几个前提,这些前提可以理解为预设性的,而这种预设,是展开整个研究的基础,也就是说,以这些预设作为基本的共识性要素(类似于几何学上的公理),后面的理论和经验性研究才能进一步展开。这些前提包括:

第一,美容手术是一个**复杂性的**社会现象,它是多种权力关系作用

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尽管美容手术是我们观察的直接切入点,但是,美容手术现象的出现是一个复杂性作用的结果,造成其在社会层面上得以呈现出现貌的原因很多,而不是仅有单方面的原因。因此,针对这些多方面的因素,要综合起来考虑,避免从单一化的某一因素来考虑具体的问题。例如,具体到美容手术问题上,我们不能将美容手术看成一个纯女性问题,尽管美容手术的主要受众是女性(当然,在今天,美容手术已经将其延伸到男性身体领域中,但男性身体的形塑问题仍然没有女性所面对的那样突出)。但是,当我们谈及美容手术问题时,它不纯粹是美容手术承受个体的问题。因此,从单纯的心理学角度来探索美容手术受众的问题是不合理的,如果将美容手术受众看成是在心理上存在问题或疾病的观点更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心理学贡献了“美容上瘾症”和“美容自恋狂”这样的术语,他们完全是将美容手术的受众看成是完全的病态)。从社会学角度,我们绝不能将美容手术看成一个单纯的个体事件,或许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有赖特·米尔斯所说的那种“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在其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提到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从自己的视角切换到他人的视角……它是这样一种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两者间的联系。在应用社会学想象力的背后,总是有这样的冲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他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①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要求我们从多种层次的关联上、从多种不同的角度的关联上来思考社会学的问题。比如说,在笔者对美容手术的访谈中,很多美容手术的受众在做完手术之后,都会很在意她们的家人(对于已婚女性来说,尤其是其丈夫)

①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6页。